

唯色 著

# 绛红色的地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绛红色的地图



ISBN 7-309-07747-7



9 787309 077477  
ISBN 7-309-07747-7  
C·718 定价:48.00元

K928.975/16

# 绎红色的地图

唯色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5680

责任编辑：丁建华  
总体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张浩  
责任印制：韩君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绛红色的地图 / 唯色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2  
(大地纪事丛书 / 祝勇主编)  
ISBN 7-5032-2247-6

I. ①绛... II. 唯... III. 游记—西藏  
IV. 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921 号

---

书 名： 绛红色的地图  
著 者： 唯 色  
出版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cttp@cnt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24 开  
印 张： 9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7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唯色，藏族，籍贯为藏东康地的德格，出生于“文革”中的拉萨，曾在今四川康巴藏区及汉地生活、学习二十余年。一九九一年春天回到拉萨。

RBA42 / 63

这正在融化的雪山不是我的雪山

我的雪山是往昔的雪山

它远在天边，多么圣洁

八瓣莲花一朵朵开放

啊，八瓣莲花一朵朵开放

这正在枯萎的莲花不是我的莲花

我的莲花是往昔的莲花

它环绕雪山，多么美丽

五色经幡一串串飞扬

啊，五色经幡一串串飞扬



往昔，往昔，怎样的往昔

众神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像喇嘛守护着心灵

像獒犬守护着帐篷

但今天，众神已远去

众神已远去……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I 当铁鸟掠过魂湖 >>> I

降达，降达，带我回家 >>> 12 II

这是一个玛多之夜 >>> 26 III

众寺环绕的遗址 >>> 38 IV

穿过“茶马古道”的昌都 >>> 66 V

拉萨? 拉萨! >>> 90 VI

帕廓街: 喧哗的孤岛 >>> 106 VII

VIII 往日的法王之宫 >>> 130

在春天里去阿尼贡巴

IX

>>> 142

绛红色  
的  
地图

萨嘎达瓦

X

西藏的“穷人节” >>> 162

转, 转, 转

马年转冈日

>>> 176


XI

XII

半个莲花, 灿如西藏 >>> 196

# 当铁鸟掠过魂湖 I





现代物质世界的象征之一：飞机，在西藏很早以前的经典中被喻为“铁鸟”（有这样一个始于公元8世纪的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地上奔驰，西藏人将如蚂蚁般星散各地，而佛法将传向红人的领域……据说这是藏密祖师莲花生大士所作的预言，而“红人”，有说是生物学意义的西方人，有说是意识形态含义的中国人），它扇动着庞大的金属翅膀，反射着理性的银色之光，以一种恒定的姿势穿行在涌动的气流和时聚时散的云朵之间，从这里到那

里，到更远的那里，没有什么比它更加物化，它似鸟非鸟，显然夺走了真正的百鸟的天空，尽管它载负着一批又一批鲜活的生命，大大地缩短了他们与种种希望或失望或绝望的距离。

我又一次把自己放进这只大鸟的肚子里，有编号的座位，保险带，充满塑料气息的食物，干净而局促的卫生间，以及那几张明丽的却职业化的笑脸，我们无法拒绝如此隔膜的个人瞬息万变的心情，我地面高度的上升（我从未——拉萨，在向下的视野上最美的一个点，被八瓣白米和黄金一般的寺院坛贡巴），还有那座往日的（“孜”在藏语里是“上面”或“顶峰”的意思），只要念及，就忍不住想痛哭一场！而我所熟悉的，混合着酥油，青稞与梵香的某种特别的气味，在回荡于整个机舱的汉语或英语或更多的外语的口音中，正渐渐地弥散，消失，却又似乎在渐渐遥远而清明的某处暗暗地聚拢。



怀。但此番有所不同，那是一很难描述。我仅仅知道，随着像此次这般敏锐地注意到，中淡化为一个点。这是世界莲花所环绕，花蕊中珍藏着（西藏人称之为哲蚌贡巴和色辉煌宫殿——“孜布达拉”





而北京，正是这只“铁鸟”的栖息之地。它因为众所周知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地成为一种象征。

记得我曾和一个江南女孩愉快地游移于绵长、紫红的宫墙与林立的高楼之间。那时候，我们年少，感官的体验多于内心的体验，基本上和通常的观光客的兴致无甚分别。惟有一次，是在琉璃厂的一个下午，此刻忆起，那可真的是一个灰蒙蒙，阴沉沉的下午。而且，很偶然地，我是独自一人，由一辆仿佛从漫长的岁月中奔来的旧式三轮车（车夫那如刀削斧砍一般深刻的脸上，像是还残留着昨夜里在古老的城墙下歇息时沾上的尘土）带到这里的。

琉璃厂可能是整座北京城中最虚幻的一处了。或者说，它恰好是在那个下午如此，使我感觉它和仅有数步之遥的喧哗与骚动的现代文明世界恍如隔世。寒冬的风一阵阵地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两旁错落有致的仿古建筑，却无声无息，不着痕迹，甚至见不到一片被卷走的落叶或纸屑。似乎只有我，是的，只有我是这刺骨的风中，这宛如刚刚搭起来的舞台布景前惟一的正在活动的生命。我因而在那些间罗列着各种陈旧什物（发黄的字画、黯淡的报饰、破碎的陵罗绸缎以及鼻烟壶、瓷器、红木家具等等）的小屋里踟蹰，迟疑，对长相亦如出土文物的店主那浓重、滑溜的卷舌音置若罔闻，更对刚刚套在手腕上

除了那“铁鸟”的  
踪影，还有什么？  
那铁鸟的踪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  
是那么的渺小，  
那么的微不足道。  
但在那个下午，  
在那个古老的  
琉璃厂，它却  
是那么地清晰，  
那么地真实。  
它让我看到了  
历史的痕迹，  
也让我看到了  
生活的无奈。

的——一只镂空的红木手镯，那难以想像的重量十分费解。我梦幻般地看见，许多逝去的时光正在这样的空间里奇异地叠现着，交错着，其中穿梭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影子，这影子恍若人形，却分明蕴积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很难说清是神力抑或魔力，也不清楚这是刚刚离去的背影，还是即将到来的投影，而我倒像是一个与这影子有着一份秘不可宣的特殊关系的小动物。我不由得赶紧低头寻找装有一尊小小的白度母佛像、一粒洁白而圆润的舍利子和一位活佛赐予的数粒“秦菱”（藏语，法药）的“嘎乌”（藏语，护身符），还好，它被一根受过加持的“松旺”（藏语，金刚结）系着，仍然紧贴着我的胸口，在具





◎有贞画“牧马”  
从雅鲁河谷之上  
掠过，蜿蜒的河  
流组合成美丽的  
图案。



有鲜明的西藏风格的外套下，默默地庇护着身处异地的人儿。

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半分强调地域的意思，即便是在拉萨，我也遭遇过相似的感受。

那亦是一个下午，我原本轻松地走在圆形的帕廓街上（帕廓街和琉璃厂有多少不同呢？当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十分强烈的戏剧感，足以让人暂时地脱离现实，沉浸在一种难以细说的晕眩之中。然而，逐渐地，你会看



见，无论如何，帕廓街的指向始终都如同一幅常转不止的法轮，或者祝，大法轮套小法轮，一圈复一圈），信手翻看着古玩摊上锈迹斑斑，真假难辨却别具一格的器皿，往身上比试着曳地的藏式绸缎长裙或尼泊尔棉布小背心，忽然，一阵异常凶猛的大风裹挟着遮天蔽日的灰尘，犹如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尖啸着一掠而过。顷刻间，先前熙熙攘攘的闹市如鸟兽散，一下子只剩下五六个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的人了，一串断了线的红珊瑚念珠散落一地，但谁也顾不得将之拾起。

我怔怔地站着，摊开着空空如也的双手，心底里涌起莫名的幻灭。

这时候，我无意瞥见一个模样瘦小的女人正匆匆地从不远处一幢绛红色的房子前闪过，一生长途跋涉的朝圣者的装束分明，更醒目的是那一个在她的手中飞快地转动着的硕大的、银光烁烁的嘛尼轮！

嘛尼轮由左至右，旋转得是那般地快，似乎要脱离她的掌握，又似乎要携带着她奔向某个不可言喻的美好之所在。我顿时平静下来，注视她远去的背影如同注视自己的亲人，评视那幢绛红色的房子如同评视自己的家。

……此刻，“秋鸟”仍然在浩瀚的大宇间以均衡的速度飞行着，但温度不是恒常的，它让你解下起先在高原多雨而凉爽的黎明时分披上的围巾，露出薄薄的衣衫下被闷热的内陆气候黏湿的手臂。从拉萨至北京，这段颇为意味深长的空中距离需要大约四个小时的光阴附加额外的二四个小时的光阴来填充：包括一本书：《西藏的文明》。

这本由法国人石泰安著述的藏学名著虽说已有些破损，可我每看一遍都像第一遍。别的不论，单就书中的几个小标题：冥想静修和仪轨，失神状态和假面具，“人间宗教”，歌曲和传说，誓词和墓碑，灵魂和生命，幻觉见神者，诗，诗人，舌老的回忆，等等，便足以引起我的兴致了。

尤其是，书里还讲到：